

写给
青春的
散文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

肖复兴 /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写给
青春的
散文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

肖复兴 /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权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 / 肖复兴著. --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1

(写给青春的散文)

ISBN 978-7-5103-1779-8

I. ①我…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056 号

写给青春的散文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

WOMEN DE SHANGMIAN SHI TIANKONG

肖复兴 著

出 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编: 100710

责任部门: 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515151)

总 发 行: 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226011)

责任编辑: 崔 笏

网 址: <http://www.cctpress.com>

邮 箱: shangwuyuwenhua@126.com

排 版: 文贤阁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3-1779-8

定 价: 29.8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总编室联系 (电话: 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

目
录

第一辑：信史和心史	001
一个画家的信史和心史	001
“芝木匠”三题	006
刻进时代里的艺术	014
雕塑上的烟云	021
悲鸿雪	028
盛锡珊和吴德寅	032
第二辑：阿尔的太阳	035
阿尔的太阳	035
邂逅毕加索	040
在巴塞罗那和高迪相逢	045

达芬奇的山洞	053
米开朗琪罗三部曲	057
劳特累克和普兰斯特	062
第三辑：作家笔记簿	069
用直春行	069
忧郁的孙犁先生	076
从菱窠到慧园	082
浩然周年	090
吴小如和德彪西	094
醉解病人诗解瘦	098
一九七一年的《九三年》	105
第四辑：风景中的人	113
白马湖之春	113
长啸一声归去矣	118
梅州访张资平	124
佗城遇萧殷	128
萧红故居归来	132
面对梁思成塑像	136

无爵自尊贲园书	140
第一功名不爱钱	145
史可法的扬州	151
在涅果什故居	157
谒铁托墓	161
第五辑：山水明信片	165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165
冷湖之春	168
西吉之秋	176
高平地名考	180
辽河源八部	186
细雨台儿庄	190
铁板的呼吸	194
第六辑：忧郁的色彩	197
美丽的手语	197
童年的小花狗	201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203
忠 诚	207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211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	215
偶遇帕蒂·史密斯	220
面对欣德米特	224
忧郁的色彩	229
肖斯塔科维奇笔记	235

第一辑：信史和心史

一个画家的信史和心史

第一次知道庞薰琴先生的名字，很晚了，是前几年在美术馆看中国百年油画展，看一幅油画，作者的名字是他，因为这个琴字的下半截“今”写成了“木”，是现在很少见的琴的异体字，所以很新鲜，便一下子记住了他，这位我国老一辈的油画画家。

这位 19 岁出国，乘坐“波尔加”号航行 36 天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热血青年，希望自己能够如普罗米修斯偷天火以燃烧自己的国家。和他一起当时在法国的有徐悲鸿和常玉，都是中国油画的前驱者。其中常玉警告他一定要警惕出版商，并坚决反对他进入巴黎美术学院。

庞先生的艺术之路，和有些人的不同，在于他对于艺术的态

度，他几乎算不上一个聪明人，对于艺术纯粹的不带一点渣滓的追求，表现出他的执著、善良与忠厚。他不是凡·高或莫奈式的那种灵光幻化流光溢彩的人物，而是属于米勒笔下的拾穗的农人。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点，造就了他的命运，特别是后半生悲惨的人生。

庞先生在巴黎五年之后，毅然选取了回国的道路。穿着当时画家的象征一身黑色条绒的衣裤，提着一只手提箱、一只画箱和一只用各种文字写满朋友签名的曼陀铃，离开法国途经德国，去访问一个好友家，一个白发老太太早已经站在路边等着他了。老太太便是好友的母亲，这是一个艺术世家，她带着他来到她家轩豁的餐室，长长的餐桌足可以坐十四个人，老太太坐在长桌的上方，让他坐在她身边右手第一个座位上面，偌大的餐室，空荡荡的只坐着他们两人，餐室古色古香，桌椅都有富丽堂皇的雕花。老太太拿起桌上的一只小铃摇了几下，侍者手捧银盘送来一瓶酒，老太太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地窖里留下的唯一一瓶莱茵葡萄酒。虽然午餐内容简单，但这样一瓶美酒足以让遥远的岁月复活，庞先生当然知道这餐午饭是老太太精心为他准备的，但为什么要如此气派堂皇，不同凡响，心里充满疑问。老太太微笑地告诉他：“你今天坐的椅子，是当年歌德到我家进餐时坐的。这餐厅还保持着当年原样。”告别的时候，老太太拥抱了他，对他说：“我的孩子，你要像歌德那样，爱你的祖国。”在动荡和漂泊的岁月里，归国和回家是所有人心里激荡的主旋律的两种配器。祖国，再也没有比祖国更亲切的字眼，庞先生那年轻的赤子之心，是那个时

代里我们可以想象却无法抵达的一种心怀和境界。

如果庞先生预先知道自己回国以后悲惨的命运在等着他——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惨遭批斗，他还会选择回国这条路吗？我坚信，他还会选择这条路的。老太太拥抱他的时候对他说过的话，他不会忘记的：“我的孩子，你要像歌德那样，爱你的祖国。”

1957年，他被莫须有打成右派，撤销了他的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的职务，及降两级的处分，在清华大学万人和工艺美院千人批判大会之后不久，他的妻子——也是我国老一辈油画家丘堤去世了。此后，他开始了孤独的人生，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他的一切熟人都不再理他。他说：“我比坐牢还要痛苦，因为坐牢房还有同伴，而我，只有孤独的我！”他病倒了，全身发麻，十指张不开。求医几处，最后到广安门中医研究院专家蒲大夫的门下。蒲大夫给他先后开了两次药，都没有效果。第三次，蒲大夫把他单独叫到三楼他的休息室，长叹一口气对他说：“你年纪比我小，可是你像是一盏没有油的灯，火快熄灭了，药医不了你的病。”原来，自己的情况，这位蒲大夫早就知道了。他问：“那我还有没有救了？”蒲大夫对他说：“有，靠你自己。”他请问什么办法？蒲大夫说：“只要你做到有人指着你鼻子骂你，你能无动于衷，你再活二十年没问题。”从此，庞先生早晨到公园打太极，白天编写汉代装饰画，晚上听德国的慢唱唱片。他终于再也没有去过医院。

如果以此情景对照他的前半生，似乎那些激昂、真诚、善良，对于人性与艺术美好的憧憬和追求，都如同电影中的闪回一样，

那样的不真实，或者真的是人生如梦的一样的感觉和感喟。

但是，他曾经留下了这样的记述：“1964年，画油画：《紫色野花》。花是从花店地下捡回几枝被弃的烂的花，取其意进行创作的。”面对这两行字，我读过好多遍，每读一次，心里都发酸。

“地上”“被弃”“烂花”，这样三个紧连在一起的词语，呈递进的关系，犹如电影里的一个由远推近的特写镜头，让我看到这样几枝萎顿的残花败叶，一点点的彰显在眼前而分外醒目。这样在花店不值一文的花，这样在一般人眼里不屑一顾甚至会不经意踩上一脚的花，对于一个画家，特别是在失去了创作的机会却渴望绘画的敏感的画家，却是如获至宝。庞先生将这样“烂的花”称之为“野花”。他以自己的创作，赋予了这从路边拾来的花以新的生命。野花，可以被抛弃，被遗忘，被鄙夷，但却也可以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慰藉自己，并慰藉他人。

一个著名的画家，又重回年轻窘迫的巴黎留学时光，没有钱，更没有机会，可以让他面对鲜花写生创作，而只能从花店地下捡几枝被弃的烂的花回家，悄悄地写生创作。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都浮现这个画面，总忍不住想象那一天庞先生从花店门口经过，偶然看见了店门口这几枝零落的残花。不知道，那一天是黄昏还是清晨；不知道，庞先生看见了花之后，想上前去捡时是有些羞怯，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我想，如果是我，首先，我会敏感的注意到地上落着有花吗？即使是凋败却依然美丽的残花吗？其次，我会有勇气不怕别人的冷眼甚至呵斥，上前弯腰拾起花来吗？

也许，这正是庞先生区别于我们的地方。他以一名画家对美

的敏感，对艺术的渴求，对哪怕是艰辛生活也要存在于心的希望，才会看到我们司空见惯中被零落被遗弃甚至被我们亲手打落下的美好的东西。他才能和这地上的残花有了这样意外的邂逅。

同时，他毕竟会画画，画画是他的本事，更是他的追求。什么时候，任何人，都无法剥夺他手中的画笔，他可以再用他特有的方式让活下去有了勇气和信心，让绘画不仅仅属于展览会或画廊乃至画框而属于生命。因此，这样的邂逅，便不只是同病相怜，而是一见倾心，是彼此的镜像。他才赋予那地上的败花以紫色这样高贵的色彩。

我知道，后期庞先生画了大量的花卉，《鸡冠花》《美人蕉》《窗前的白菊花》《瓶花》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67岁生日之作《瓶花》还曾经参加巴黎美展。这和他前期留学巴黎时重视人物与景物的现代派风格浓郁的画作大不相同，他似乎心更加柔软缠绵。在经历了颠簸的人生与沧桑的命运折磨捉弄之后，他反越发孩子一般对于比他更弱小而可怜的花草关切，除了他本身的艺术气质之外，就是他不易操守，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就有的对于生活的真诚和对美的向往。

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庞薰琴著，三联书店2005年版）读到的。我喜欢这本书，向很多人推荐过。我还临摹过庞先生的商代饕餮纹、汉代刺虎纹和斗兽纹，以及漆器上的对镜梳妆图。庞先生的这本书里很多地方我读了不止一遍，常常读着读着眼睛就湿润了。真诚总能够打动人，伪饰的笑靥，哪怕涂抹上艳丽的腮红，也还能是分辨得出来的。

“芝木匠”三题

一

中国现代画家里，如果缺少了齐白石，不知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不仅是大写意的画风，还是和我们百姓生活相连的烟火气息，都将是是在绘画世界中的大幅度减退。

白石老人少年家境贫寒，自己又身单力薄，15岁就开始拜师学木匠，为的是躲避农活繁重带来的力不从心。在《齐白石自述》一书中，我知道那一年，他是向远房本家一位叫齐长龄的木匠师傅学艺的。在白石老人的自述中，我才知道，木匠是分大器作和小器作两种，大器作做的是粗活，小器作做的是细活，等级有区别，前者比后者低了不少一个等级，俨然现在的一般学校里的学生和重点学校的学生的差异。

在这本《齐白石自述》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齐白石跟着齐师傅做完工回来，坐在乡间的田埂上休息，走过来也背着木工家伙什的三个人，一看也是木匠。齐白石并没有在意，但师傅立刻站起身来。“垂下双手，侧着身子，站在旁边，满脸堆着笑意，问他们好。”齐白石看这三人对师傅十分傲慢，心里很不高兴，同为木匠，很诧异师傅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卑微而恭敬？师傅拉长了脸对他说：“小孩子不懂得规矩！我们是大器作，做的是粗活，他们是小器作，做的是细活，他们能做精致小巧的东西，还会雕花，这种手艺，不是聪明人，一辈子也学不成的。我们大器作的人，怎敢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就是从这一刻起，齐白石立志要鱼跃龙门。因为他心里非常不服气，心里想，他们能学，难道我学不成？他下决心，不干这个大器作，一定要学师傅这样恭敬的小器作不可。

读完这一段之后，我就想，齐白石的师傅，这位齐长龄当年的手艺要高出齐白石好多，但一辈子只是一个大器作，如果不是齐白石在自述里提到了他，谁会知道他的名字呢？换句话说，如果当初齐白石也和师傅一样站起身来对那三位小器作毕恭毕敬，然后认为小器作就是聪明人干的，自己渺小卑微得不行，根本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还会有以后的画家大师齐白石吗？齐白石很可能就和他的师傅一样，一辈子只是奔走于乡间干些粗活，是一个普通的大器作。

当然，大器作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凭手艺吃饭。只是我们国

家从此少了一位大画家。齐白石日后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从小的志气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就像一粒种子，没有这粒种子，就没有了发芽的可能性，也就彻底没有了日后的开花结果，更不可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能力所造就的本事，总是会有差别的，不可能人人成为齐白石。但是，为什么齐白石是独此一人，而大多数人是齐长龄这样的人呢？齐长龄和齐白石当年的差别，真的就显现出差了很多吗？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年，齐长龄是齐白石的师傅，本事要强于齐白石，齐白石所有平刀和圆刀木工的手艺，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这是明摆的事情。本事和名声，是以后渐渐地拉开的。拉开的最初一点，往往就在少年，在于少年的一口气。俗话说：“佛凭一炷香，人凭一口气。”人凭的这一口气，在少年，就是志气。有了这口志气，才有可能凭风跳远并飞远。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点，便是这口气的落点，并不虚无缥缈，好高骛远，而是落在近处，看得见，摸得着，踮起脚尖，努努力，跳一跳，就能够够得着。齐白石当初决心要做的是一名小器作，而不是一名画家，更不是一名名利双收的大画家。可以说这样说，这叫做一步一个脚印吧！

二

16岁，齐白石好梦成真，跟随一个叫周之美的师傅学习小器作。他聪颖敏慧，学得不错，师傅也夸他勤学，悟性好，雇主也喜欢他做的活儿，远近一带，齐白石有了点儿小名声，人们都亲热的称他“芝木匠”，这个“芝木匠”的名字也就传开了，愿意找他干雕花之类细活的主顾也多了起来。

但是，齐白石干着干着，有些干腻了。雕花是小器作的拿手好戏，不过，雕出的总是千篇一律的花样，不是麒麟送子，就是状元及第，看得他自己都有些烦，糖吃多了也不甜呢。年轻的齐白石和老师傅的心气不一样，总想花样翻新一下才有乐趣。于是，他私自做主，在干的活儿里加点儿新玩意儿，比如雕刻的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李杏的果子，或者牡丹芍药梅兰竹菊之类的花木，要不就是从绣像小说里描摹出来的人物，或者是平常看得见的一些草木鱼虫，飞禽走兽，都加在雕花之中。没有想到，他这样做，大受欢迎。人们看着新鲜，喜兴，找他来干活儿的主顾更多了。

齐白石到了这里，才真正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也就是说，日后他之所以能成为画家，在这里露出了一点峥嵘。

试想一下，齐白石从14岁到16岁这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完成了从大器作到小器作的梦想跨越，这就好比我们从班里学习的第一名跨越到了全校的第一名，即使不值得骄傲，还不应该心里小小的满足一下，起码可以松一口气了吧！为什么齐白石却并不满足，不满足于已经到来的小小的功成名就？“芝木匠”的名声不是已经远近闻名了吗？他偏偏还要别出心裁，非要在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雕刻手艺中加些自己以为新的东西，他就不怕人家说他为师不尊吗？就不怕人家说他自以为是吗？对于他，那时候，就没有想这样两种可能：一是他的师傅嫌他玩花活儿对他不满意吗？一是他的雇主不满意，觉得他有违传统，再不找他干活儿，这不就砸了自己的饭碗了吗？

也许，16岁的齐白石远不如我们现在16岁的孩子想得那么复杂，瞻前顾后，尤其是害怕老师。他只是这样想了，就这样做了。他想得单纯，做的也单纯，就是不想墨守成规，觉得单调的重复，干着没有意思，增添点儿新的玩艺儿，自己看着痛快，别人也会高兴。

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称赞齐白石16岁的举动为创新。但我以为少年不满现状的创新，单纯是其重要条件，就像云层的聚集是雷雨降落的必要条件一样。单纯，才有可能心无杂念，没有那么多成人世界里的名缰利锁的俗念作茧自缚，才有可能做出创新的举动和成效。少年失去了单纯，被种种杂念缠裹，便难以有创新的能力，也难以有创新的成果。少年失去了单纯，心里就容易长出了杂草，蔓延在创新的园地里，